



一个刚强正直、平淡超然的灵魂

——黄庭坚人格魅力简论



张剑敏

(江西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)

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:“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,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更大,即使是后者,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,也远远超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。”黄庭坚(1045~1105年)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,尽管逝世了近千年,但人们却一如既往地怀念他、敬仰他。其中的真谛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上高深的造诣与建树,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正直的人品和高尚的情操。正如黄庭坚逝世170年后,朝臣陈纬所曰:“道德博物曰文,能固所守曰节。公之文名,愈久愈著,如曜日之行天,终古不灭,非道德博闻不及此;公之节气,愈挫愈劲,如精金之在冶,百炼不磨,非能固守不及此。”纵观黄庭坚家居生活、为官从政、艺术生涯、治学交友等重要的人生经历,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刚强正直、平淡超然的黄庭坚灵魂的颤动,情感的涟漪,人格的火焰。

家居生活:孝友之行追配古人

黄庭坚幼年家父早逝,身世孤寒。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到这种清寒的生活“私田苦薄于税多,诸弟号寒诸妹瘦”(《怀家呈伯氏》)、“某少孤窘于衣食,又有弟妹婚嫁之责”(《答李机仲》)这种生活使他与兄弟和诸妹间有着深厚的情谊。山谷有一兄一弟,其兄黄大临(字元明),擅诗词,为人正直,一生沉于下僚。黄庭坚两次被贬(黔南、宜州),元明皆亲自送至贬所,兄弟情感甚笃。黄庭坚一生中寄元明的诗甚多,这种兄弟间的真挚情感是一以贯之的。黄庭坚出仕之初在河南任县尉时,著诗《夏日梦伯兄江南》,此时兄弟分别已一年了,诗中黄庭坚在梦中回到故园,见到兄长:“诗酒一年谈笑隔,江山万里梦魂通。”哲宗绍圣二年(1095年),黄庭坚因修《神宗实录》不实的罪

名,被贬至黔州,元明亲送至贬所摩围山西,滞留数月,方才告别。元明离黔东归时,黄庭坚写下《和答元明黔南赠别》:“万里相看忘逆旅,三声清泪落离觞。朝云终日擎天梦,夜雨何日对榻凉。急雪脊令相并影,惊风鸿雁不成行。归舟天际常回音,从此频书慰断肠。”诗中用“脊令”、“鸿雁”在风雨中的失散来比喻兄弟的分离,尾联又以从此书信问候来告慰对方,手足之情,感人至深。特别是黄庭坚晚年从黔州赦归韵赠元明的那几首诗,即《罢姑熟寄元明用觞字韵》、《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》、《梦中和觞字韵》、《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》等,充分表现了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上,在波诡云谲的宦海中,作者和兄长之间那种真诚、深挚的情谊。除了兄弟之情外,由于少年丧父,黄庭坚对母亲的情感特别深。他在二十三岁中进士后甚至不愿意出仕,有诗曰:“出门奉檄羞闲友,归寿吾亲喜自知”(《尧山道中》)。在德州任职期间因不能侍奉母亲而感慨曰:“不追将母伤今日,无以为家笑此生”(《宿广寿寺》)。元丰三年(1080年)他在江西太和县令上任时有名作《赣上食莲有感》,这首诗则是通过食莲而睹物生情,因物发感,抒发了对母亲和兄弟子侄的思念之情。因食莲而想起母亲的慈爱:“莲实大如指,分甘念母慈”,又因莲房多子而又“更深兄弟思”,最后归结到故乡之思,“吾家双井塘,十里秋风香。安得同胞子,归制芙蓉裳”其中不仅透露出亲情之挚,同时又显示出作者胸怀之恬淡开朗。黄庭坚对母亲深厚的感情不仅表现在诗文中,更体现在体贴入微、孝顺侍奉母亲的行动上。据宋史记载,其母“卧疾弥年,坚昼夜视颜色,手汤剂,衣不解带”,“至亲涤厕片湔浣中裙……”昼夜服侍亲喂汤药,且以官宦之身为之涤厕秽洗内衣。难怪元代人编的《二十四

孝”将黄庭坚列入其中,实在也是苏轼评其“孝友之行追配古人”的一个写照。

为官从政:清才非奔走俗吏

黄庭坚一生仕途坎坷,几经政海波澜,从未官居显位,执掌大权,郁郁难展其怀。但黄庭坚不以官场得失为念,不苟附进,批评时政,荣辱不惊。黄庭坚初为河南叶县县尉时,勤于公务,深谙民情,曾写道:“素餐每愧斯民病。”上任第二年及北一些地方发生大地震和洪水灾害,灾民无数,难民流向叶县,他极力赈济安置,还写出了著名诗篇《流民叹》,关心民众疾苦的呼声,溢于言表。任吉州太和县令时,宽政爱民,曾亲自到山高林密的蒙山走访,一老翁叹曰:“活了八十多岁,还未见过县令到过此地。”元丰六年,黄庭坚调任德州平镇任监镇压官。此时德州通判赵括正在推行市易法(由官府管理市场贸易),他认为德平镇小民贫,实行市易法有困难,不同意这么做,与赵括公文往来反复争论。这既反映了黄庭坚为民办事的情怀,也种下了后来遭受贬谪的祸根。北宋时官衙多有戒石,意在戒勉官吏勤政清廉。一般并无文字其上,黄庭坚摘取后蜀孟昶的诗句亲笔题写刻在戒石山: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;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。”以自警自励。于此也观其亲民廉洁之一斑。黄庭坚经过四川八年贬谪之后,写《承天院塔记》,转运判官陈举想托名不朽,他不予理睬,可见铮铮铁骨,宁折不弯。元佑年间,王安石变法已经失败,而王本人也受到众人诟病,特别是一些当年曾经追随王安石的势利小人,此时翻云覆雨,对荆公全面攻讦。然而此时,黄庭坚却不随波逐流,落井下石,对王安石作了公正的评价,称王安石为“一世之伟人”,并对新旧两党由政治主张的对立而变成无原则的倾轧,作了十分尖锐的批评、揭露。这种破除门户之见,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王安石,足见黄庭坚人格的巍峨磊落。绍圣元年(1094年),多人因涉史事遭贬,“命下,左右或泣,先生颜色自若,投床大鼾,即日上道。”因为被贬黔州时,地处西南,接近贵州,极端的荒僻贫穷不说,并且去的时候必须途经山峡,遥远艰辛,实为九死一生。有诗曰:“鬼门关外莫嫌远,五十三驿是皇州。”家人无不为之担忧,而黄庭坚却视险如夷。对此,无人不佩服他这种旷达胸怀。崇宁二年再贬瘴疠之乡宜州,朋友为之流泪,他却笑着说:“宜州者,所以宜人也。”但实际情况是黄庭坚到达宜州后,竟不得不住在子

城南面的一座不蔽风雨,极其破败的小房子里,而市声嘈杂,人皆以为不堪忧,而他却不以为然:“余以为家本农耕,使不从进士,则田中庐舍如果,又可不堪共忧耳耶?”(《跋李資深书卷》)后来,他索性搬到州城小南门的戍楼上去了。戍楼乃守边将士的望楼,越发小得可怜。范寥言:“鲁直在宜州,州无亭驿,又无居民可傲……乃居一城楼上,亦极漱隘,秋暑方炽,几不可过,一日忽小雨,鲁直饮醉,坐胡床,自栏木盾间伸足出外受雨,顾谓寥曰:‘信中,吾平生无此快也’。”言语之间,表达了黄庭坚处变不惊,临难不变的气节。遭受如此残酷的政治迫害,黄庭坚不以官场得失为念,只是非常痛惜党争造成的严重内耗,强烈的责任感,又促使他引古释今,告诫世人,不要再做亲者痛,仇者快的蠢事了。他说:“股肱共一体,间不容戈矛。人材如金玉,同美异刚壤政。”如此旷达的胸怀,苏东坡称其“趋逸绝尘,独立万物之表,驭风骑气,以造物者游。”王安石谓之为:“清才,非奔走俗吏。”

艺术生涯:以治心修性为宗本

黄庭坚常对友人说:“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,唯不可俗,俗使,不可医也。”怎样才算不俗?他解释说:“觑其平居无异于俗人;临天节而不夺,此不俗人也。”黄庭坚认为,诗只能在表现诗人的人品和修养时,才能有不俗的风格。黄庭坚一再强调艺事的精深华妙,风格的超世流俗,归根结底取决于创作者的道德思想修养。所以他特别注意“养心探道”的修养功夫,如《与洪甥驹父》云:“然孝友忠信是此物(指学问文章)之根本,积当加意,养以敦厚醇静,使根荣蒂固,然后枝叶茂尔。”在道与文、理与辞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,他主张前者是第一位的,后者只是从属。《次韵杨明叔序》云:“文章者,道之筌也;言者,行之枝叶也。”《答五观复》云:“但当以理为主,理得而词顺,文章自然出群拔萃。”黄庭坚所推崇的“不俗”,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在三个方面。其一是抒发个人情怀的抒情诗。这类作品抒发了诗人与世乖合、孤独放旷的思想感情,揭示了内心深刻复杂的矛盾,从而塑造出一个耿介兀傲而无力抗争的诗人形象;其二是描述绘画、音乐、书法等艺事的诗。他们再现了一个众多的人物画廊,其中有医生、卜者、隐士、贵胄、豪侠、诗人等,大多是一些卓越超群,才具不凡而又坎坷不遇,贫贱自守的奇人异士。诗人的笔触不仅勾勒了他

们的外貌风采,而且突现了他们的精神气度、闪耀出人格的光彩。这类作品多为赠答、和酬之诗,与其抒情诗异曲同工;其三是描述绘画、音乐、书法等艺术的诗。它们不仅再现了艺术的意境美,而且寄寓了诗人的精神怀抱。如题画马、画鹰寄托着人才际遇的感慨,题山水则蕴含着田园之思,题松竹则高扬着节操之美。这类诗还写出了艺术家在创造活动中的精神风貌,表现他们惊世绝俗的才气和光明磊落的情怀。这正如洪炎在《豫章先生退厅堂录序》中评黄庭坚诗所说的:“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,放而至于远声利、薄轩冕,极其致,忧国爱民,忠义之气,蔼然见于笔墨之外。”

治学交友: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

黄庭坚虽出身于孤寒但也是书香门第,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对黄庭坚的成长影响巨大。黄庭坚五岁时初诵《五经》,十天就背出《春秋》。七岁就写出颇具功力的《牧童诗》:“骑牛远远过前村,吹笛风斜隔岸闻,多少长安名利客,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其舅李常一次到他家里见他书架上书籍纷多,随手抽几本一问,竟对答如流,无所不通,不觉惊呼:“一日千里,必大有为!”嘉佑八年(1063年)时值十九岁的黄庭坚入京赴试,不知怎的,待榜期间,都哄传他得了省元,于是同舍置酒,预为庆贺。事后得之,真正考上的是孙升和另外两人,并没有他。人们大都一哄而散,有的甚至还哭了,只有他依旧喝酒自若,并且酒后同孙升一块去看榜,神色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。刚刚成年,黄庭坚就表现那种处变不惊、视险如夷、蕴坚贞于平淡的人生态度。元丰八年间,宰相司马光看中黄庭坚“好学有文”,黄庭坚参与校订《资治通鉴》,后又任命其为《神宗实录》检讨官,编写《神宗实录》。其时苏东坡又成为京城诗文盛会的中心,文友唱和,人称为“苏门四学士”,其中黄庭坚的诗文受称赞,世人并称“苏黄”,“一文一诗出,人争传诵之,纸价为高。”黄庭坚一生交友很多,他认为交友要志同道合,朋友间不仅要真诚相待而且要深切关怀。这一点在黄庭坚与苏轼的交往中最为明显。元佑年间,哲宗当朝,高太后听政,旧党上台,苏轼、黄庭坚及苏轼门人都被召至京城当官。这一段时间,对于苏轼门人来说,应当是舒心惬意的,相互唱和的诗也较多。然而此时黄庭坚有一首《双井茶赠苏子瞻》:“人间风日不到处,

天上玉堂森宝书。想见东坡旧居士,挥毫百觴泻明珠。我家江南摘云腴,落硃霏霏雪不如。为君唤起黄州梦,独载扁舟向五湖。”此诗以清醒冷静的笔触,提醒春风得意的东坡居士,不要忘记前些年被贬黄州的苦难日子,还是及早归隐江湖为好。这里不仅表达了黄庭坚对朋友的深切关怀,而且也体现出他对政局的远见。几年后,果然发生了“元佑党祸”,东坡被贬岭南,黄庭坚受牵连被贬黔州,但他毫不后悔,与苏轼的友情与日俱增。苏轼在岭南作了109首和陶诗,黄庭坚在荆州读到苏诗后又作了一首《跋子瞻和陶诗》:“子瞻谪岭南,时宰欲杀之。饱吃惠州饭,细和渊明诗。彭泽千载人,东坡百世士。出处虽不同,风味乃相似”表现出对苏轼的高度的评价和至死不渝的友情。东坡去世之后,黄庭坚在诗篇中多次表达了深悼与悲愤不平之情。黄庭坚一生因苏轼而受牵连,最后贬死蛮荒,但他九死不悔,迫害愈烈,他对苏轼的情感愈深,彰显了黄庭坚浓郁的人情人格美。不仅对良师益友,黄庭坚能够做到真诚待人,“皮毛剥落尽,唯有真实在”,而且更难得可贵的是,黄庭坚还能够倾其所有,指点弟子,固拔后学。他一方面主张师法,另一方面又力肱新变。他经常犒赏后学,切不可“我其墨,令俭陋”,而应把师法与新变统一起来,在学古的基础上,“点铁成金”,“个最刚骨”,“变古可新,自出敢杼。”在大量的实践中,黄庭坚还总结了一套较丰富的诗法,为勤苦锻炼青年诗人,提供了经验和示范,影响了一代诗人,成为雄踞两宋的江西诗派的师祖。黄庭坚在特别强调“诗教”的同时也强调诗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,具备孝友忠信的品格。在黄庭坚看来,人格美是构成诗美的内核,他不仅是这样实践的,也是这样劝勉青年后学的。因此,他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。比黄庭坚年少八岁的陈师道在见到黄庭坚后,即“尽焚其稿而学焉”。年辈更少的洪氏兄弟、徐斧、高荷等人更是众心捧月似的围绕在黄庭坚周围。这样,师友传授,切磋诗艺,再加上黄庭坚平淡超然的人格魅力,久而久之,就形成了一个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